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八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吳培昌坦公
　　　　　　　　　吳祖錫佩遠　參閱

霍勉齋集

議　　　　　　　　霍與瑕

平廣東倭寇議　平倭

嘗聞古者邦有大事自公卿大夫庶僚庶尹下及國之耆民咸得進于王庭各詰其意然後採衆謀所同

者行之、故慮無遺策、而舉無僨事、古之道也、方今倭夷構發、東南破殘、濟濟群僚、靡弼憂念、竊以爲此非痌瘝相關之義、眾廣州之庸也、寇及惠潮實爲父母之邦、是用忘其庸陋、上議數款、以備採擇　一近聞報見廣東以倭寇殘破惠州府地方、止參通判一員、此飾詞以塞責者也、巡撫提督兵將、親歸惠州、不能靖寇、時則分巡兵備道海道參將等官、俱在委任、豈所用者止通判一人耶、今皆互相容隱、委罪卑官、刑賞如此、何以使下、此須駁勘、要見倭寇所殘地方、委

係何人守禦、通判當時領兵多少、駐劄何處、兵備領兵多少、駐劄何處、參將等官領兵多少、駐劄何處、地方有事、各官如何不見保障、通判失事、各官如何不見救應、若各官領兵、坐視通判不救、則各官何心者也、若各官束手。盡付合省之兵與一通判、則各官何爲者也、且通判小官也、如不堪用、當先時處治。如有誤事。當臨時處決、此有不待參奏者。今止參通判而各官無事。又何爲者也。合將分巡兵備參將等官、重者革職、輕者住俸、各戴罪殺賊、以勉後功、庶幾法有

必行之信人懷嚴憚之心士革苟且之謀事有愼圖之望同心一力寇可弭而民可保也 一廣東巡撫以倭寇爲梗奏調客兵捄應此支吾之策也前年淮浙被兵曾調廣州兵捄之謂其强可使也則今日惠潮被寇室廣兵足用矣乃有不支之患而紛紛於客兵之望討客兵調發當在踰時之後民其糜矣廣兵自足應敵但上之人不思所以用之之術是以知者莫肯謀勇者莫肯奮耳且海濱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窮富豪之所侵債貧之所折怨入

骨髓有思亂之心久矣今强寇在境不亟捕滅勢當內外連結蔓延滋大事可深憂假以爲客兵遠難致且路遠而費必多今以餉客兵之財而爲募土兵之值無不給者土兵盡收所以寡敵之黨土兵甚近所（大抵調廣西兵害於湧賊）（敵勢之所以散敵之黨）以急民之救此計之得者也假又聞之千兵易得一將難求欲得土兵須任土將益官司之所召募多市井龜縮之民土將之所收羅乃江湖驁烈之士彼其考其平素觀其技藝試其膽略備其材良汰其儒劣足其廩賄結其歡喜故爪牙精悍見敵而爭先也今

之爲將者武職皆世冑籍祿之徒文職亦捕盜文墨之輩遠民不親而選兵失實與吏爲政而給餉不敷故游惰受賤値以應募每臨事而多僨也然則將之得失其明效爲可知矣欲求本土良將必有大度大識大恩大信出於尋常之外則將材至矣

一天下豪傑其生也無涯其伏也無限或在艸萊之間或在卒伍之列或在皁官胥吏之内或在魚翁釣叟之中碩器長材無地不種顧搜羅任用之何如耳昔宋有中葉之難宗澤出於簿尉世忠起於兵卒岳飛奮於

行伍皆能將十萬以振皇靈今天下豈少此輩哉而方面大臣未嘗虛己禮下彼無以自知固安肯盡其心無以自效亦安能盡其力志士扼腕勇夫解體職此由也昔韓信獲李左車因其一言之善耳乃北面師事之劉備之於關張忘形結交以共濟大業英雄下士大抵皆然近翁萬達在邊親執驍卒之手與之細論心曲登堂拜偏裨之母其過人之度如此故所建立一時稱良焉竊見廣東順德番禺香山新會多有總甲或土豪或艚船之長年三老勇略超群屢經

戰陣數年以來。海之獲巨盜者。每出此輩。而巡撫分巡等官。全不加重。惟奴隸視之有功不過行縣花紅犒賞而已此袁術待趙雲之故智。以爲賤卒不可與（黃祖之待甘寧）爲禮也。瑕以爲仁義之心。無貴無賤。人之戴恩。甚於（亦甚滿縣有功而不賞）戴賞。吾苟以非常之禮下之。虛心以詢訪之。推誠以委順之。有勞又得本保奏之。虛不次之位以待之。則彼感泣鼓舞之下。孰肯隱心惜力。以孤知遇之恩。此所謂士將者也。

一廣東倭寇橫行。而士不用命者。抑何故歟卑尊之勢隔。而上下之情携授任之統乖

而賞罰之信缺也、竊以爲宜在朝中選本省之位尊望重、素諳民情土俗者、領敕前往協贊軍務、有本土豪傑、得以竟自委任、受任有勞、得以竟自保薦、軍餉錢糧犒賞、得以竟自支給、其參將分巡兵備海道等官、一如巡按事體、得以保舉彈劾、嚴勅而重責之、以鄉之士夫、糾鄉之智勇、爲鄉之父兄、率鄉之子弟、捍鄉之急難。公私兩便、上下一心、必濟之策也、昔陳豨反代、漢高帝急封趙將四人、曰吾以慰趙子弟、宋智高反、狄青征之、與事之賢、實曲江之余靖、蓋其凡也、

上潘大巡廣州事宜

廣州利弊

一近日閩浙有倭寇之擾，海防峻密，凡番夷市易，皆趨廣州，番舡到岸，非經抽分，不得發賣，而抽分經撫巡海道行移委官，動踰兩月，番人若必俟抽分，乃得易貨，則餓死久矣。故令嚴則激變之禍生，令寬則接濟之奸長，近來多失之寬，恐俯敵玩寇，閩浙之禍，將中於廣州也。廣東隔海，不五里而近，鄉名游魚洲，其民專駕多櫓船隻，接濟番貨，每番船一到，則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磁器絲綿私錢火藥違禁等物，滿

載而去。滿載而還。追星趁月。習以爲常。官兵無敢誰何。比抽分官到。則番船中之貨無幾矣。番夷市易將畢。每於沿海大掠童男童女而去。游魚洲人時亦拐略人口賣之。多得厚利。以此年久歲深。恐奸人貪利無已。或誘爲强横。而敎猱以肆其奸。或援爲爪牙。而假虎以煽其焰。則廣州之民塗炭矣。爲今之計。莫切於豫之一言。大約番船每歲乘南風而來。七八月到澳。此其常也。當道誠能於五月間。先委定廣州廉能官員。遇夷船一到。即刻赴澳抽分。不許時刻違限。務

使番舶到港。不候申覆都臺。而抽分之官已定。番貨在船。未及交通私販。而抽分之事已完。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此當預者一也。於六月間。先責令廣州府出告示。召告給澳票商人。一一先行給與。候抽分官下澳。各商親身同往。毋得留難。以設該房賄塞。此當預者二也。抽分早則利多入官。澳票先則人皆官貨。私○○○○○○○○○○○○
通接濟之弊不禁而自止矣。上益國課。下芟民奸。默銷芥生之禍。潛消未形之禍。莫切於此。其廣東沿海備倭兵將。原有可恃者。以東莞香山多走海南。及生

鹽艚船輪差守禦，舟巨而士勇，習於風濤戰鬬之險，無有畏敵之心也。開近日上司不知存恤，誅求厚而征調煩，商人多告去者。夫商人利微而害大，則不愿走洋海之貨，不愿走海，則不作大艚，不作大艚，則上無以應備倭之差，下無以養敢死之士，敢死之士無所於依，勢將他圖。此所謂棄干城而籍寇兵者也。大易有之，惟能容民，即所以畜衆，今能恤海商，即所以固海防也。所當預者三也。　一香山順德地面，多有海中沙田，其已成田者，陞科報稅，各收戶籍矣，其未

報稅者，必其未成田，無花利者也，聽民自候成業，自
陞稅畝可也，近日軍門有行逐一丈量，責令納價承
稅，各縣奉行，乘機害民，每將水深丈餘沙坦一併丈
量，指取民錢，前任順德知縣設爲巧寒，先在上司面
禀稱本縣民刁，不伏丈量，以致聽信責成，所到之處，
每多量白水十數頃，每頃該納價銀三十兩，計十頃
該三百兩，乃徐指取銀百十兩，爲之減去白水頃數，
終年累歲，只將丈量頃數私賣，竟少回報上司，上司
比併，又稱百姓刁頑而已，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

深山大谷、新開田土、俱與開豁稅糧、此實 祖宗厚下之深仁、而近歲刑部刊刻問刑條例、亦俾明聽民儘力開耕、永不陞科之令、可以開耕者。尚不陞科、况荏菼白水。可責民陞科乎。深山大谷、有稅糧者、尚爲開豁。况廣川大澤。無花利者。可責之納稅納價乎。况令未必行。徒爲奸貪設網民之穽乎。切謂此弊須明示痛革、不然、則各縣借上司明文、誘民詰告、時時吏量、爲良民害無窮已也、

一廣州之南、水縣也、舟楫者民所自便也、十年前、順德偶有兵旅謫發、責令大

戶取船接送、遂為定例、前任陳知縣恣其狼殘、因小有上司征調、撥門報點大戶、每名要船一隻、得銀二三十兩乃免、如銀不入、既備船一隻、又令備大銃二函、鎗數十根、刀數十把、人夫十名、不時點閘、或責器械不整、或責人夫不到、多般尋害、計其出船雇夫置造家火、不下四五十兩、而且有官威之害、所以不得不入銀也、切以為此弊、亦當明示痛革、自來軍兵調遣、俱有在官哨船、或領編渡船、若平時責令區處明白、則有事決不敢紛紛擾民倚法為削也

一廣州

之南水縣也齊民之奔走官司之出入使客之送迎皆舟楫是賴凡上司隨從及差人往復多撈船隻近因撈船艱辛乃於徭差內編撈船大戶徭差楊內該銀十餘兩而役主顧人應當每年用銀一百二十兩非此莫足辦也先文敏公在朝與戴侍御言廣東編水夫頭之害乃定制水夫隨糧帶徵民受其休三十年矣今水夫銀兩但當嚴責各縣依期催併則百姓永永受賜切謂撈船大戶之編是將加一水夫役也求世多制惟台慈念之

書

與胡都御史青厓公　兵事

胡名文敏公子也初登第恃嚴介溪以其才欲網羅之欲授京職胡恥趨不肯謁介溪介溪嗾之乃徙外職後仕至兵部不甚得志辭組歸

古者以中國攻中國，技同術類，謀有所不加，力有所不施，長鎗勁弩，有所不得發，相阨於不能寸尺進步之場，然後出奇以制其變，此所謂危事也。今夷狄戰之渠耳，非若五胡劉石之擾，遼金割據之勢，大抵類漢初匈奴，其長技十不及中國一二，不過恃馬短弓，撼陣擄掠而已，愚以為制勝之略，固不可以易言，要亦不可以難視也，傳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僅陳

昨而談數款冒瀆尊聽、　一國家制禦胡虜全用銃砲自永樂以來定制每歲無事亦造火藥今神機營是也日久法壞有費無實庚戌古北口之儆佐咸寧取火藥本營以煤炭夾雜應之幾致誤事甘肅不知遞年官軍該用硝黃若干銃砲若干第得銃千函銃子數千枚則一發可以殺數千騎最中國之長技也、　一庚戌年京師出武庫兵器假從觀焉銃有徑五寸者長七八尺者有一函而六七竅如蓮案者有四五竅如掌如雞冠花者眞利器也、　一古云步不勝騎

騎不勝車車者禦胡馬之長技也古兵車之制在周官者詳矣或以爲世遠事迂姑以手車言之庚戌秋武庫出兵車如今小車之制上立兩木牌每牌濶一尺六七寸高四尺牌面畫獅虎頭使馬畏不敢突也下拖鐵裙障兵足也每牌中開一孔發銃砲也大約每車可蔽十人二人司車二人司銃二人司弓矢二人司長鎗二人司刀牌行則爲陣止則爲營千軍萬卒雖數萬騎無能爲也然車遲騎疾故致人之術輕車突騎之用又不可以不講焉

一書曰捷以記之

俟以明之此古人寓武事於文教之中所以長守安

也自學校田獵武功官府罰罪無不貴射至於祀天

格廟皆以射中者預事何其嚴也先子曰弓矢斯張 盧文毅公也

干戈戚揚周之始基也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周中興

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非周徵之階乎唐有為藩鎮 藩

者專以射從政徭役能射則輕之小罪能射則原之 此師古抱其也

凡百皆然不刷年得精兵二萬斯暗合古人之意矣

竊以為甘肅邊鎮此法最宜舉行就在督府倡之凡

僚屬飲宴以射從事稍效古射禮文飾之施之屬邑

甚然、觴官或有私燕、每廉而問曰、昨日飲以射罰乎、孰勝孰負乎、加殷勤而屢省之、其官職應奏保者、射中乃保、應叅提者射中免究、吏胥同撥、年均者射中先撥、應問革者射中存留、皂卒有犯應笞者、弓十箭中一箭者免一板、罪罰不應者、弓十箭以中八箭者全免、四箭者減半、先詳爲令、布之境內、行之如金石、信之如四時、不出半歲、决有可觀、

一軍中教演、有大明會典定制、在人舉行何如耳、每百戶領軍六十名、分三總旗、如每總旗名下軍二十名、十名射中者

平過、三二中者不及、不及則笞總旗、六十名內三名射中者平過、一二十名中者不及、不及則笞百戶、一月則笞、二月則罰、三月則停俸、如千戶指揮所管百戶受賞多者、同賞、受罰多者同罰、其他教習刀劍弓盾者盡然、一初立賞格、不可太重、重恐難繼、凡射中賞者止於酒殽、兼以好言激勵之、自然鼓舞、其軍職稍尊重者、自爲酌飲之、自然鼓舞、古云民可近不可下。岳武穆凡將行軍。必召將佐列坐歡飲。人人盡所欲言、衆議既定。卽行之不疑。故舉無遺策。盔將

軍與士親也。王陽明在贛州，將行軍必以牲酒親赴關王廟，躬拜神畢，親酌將官而遣之，凡兵卒走遞文書。每召至膝前。細詢慰之。或以所飲酒賜之。其平易近人如此。

一古云未嘗借材於異代，今亦云，不必借材於異方，如前年淮浙倭寇，調兩廣兵以救之。今寇至惠潮。則廣兵定自衛矣。乃又奏請別調客兵。此瑕所深疑者也，廣兵自可用，但上下之情攜，卑尊之勢隔，賞罰之信缺，授任之統乖，是以志士扼腕，勇夫解體，今乃不思其所以，而客兵焉是望，計奏請調

發當在半歲之外民其糜矣今有失火者或救之取掬水於十里之外則愚夫知其爲笑談何者緩不逮於事也昨蒙敕西事高明已炳其然矣甘肅兵力非瑕所知然天地生材豈有疆界況邊城朔野其風獷捍豪雄鷙烈之士宜多有之與胡狎處諒亦不深畏戰鬭之害誠能招而集之循而撫之聯而絡之拔而振之獎而率之簡而稽之擾而習之胡虜不足平也瑕觀宋南渡之初孱弱甚矣而宗澤起於簿尉世忠奮於軍卒武穆發於行伍皆能秉鉞分麾將十萬而

虎視中原、由此言之、英雄之生、誠不可限、在識拔委用何如耳、蝦謂宜時時以此意待士、時時以此言勵衆、開之以誠、接之以禮、受之以虛、容之以量、試之以事、定之以功、則彼之有抱負者、豈肯隱心惜力以孤知遇之厚哉、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老子曰、善用人者下之、此至言也、惟我公之留意焉翁可爲萬逵也

昔翁東涯在北開府、延賓登堂、拜游泰之毋入幕之英、常有數十、自募精悍死綏之士、在麾下者五六百人、故所建立一時稱良焉、東涯丁內艱、蝦謁於京師

適有麾下卒以武舉生至。公下階挽之升堂執手敘談慰款良久。暇後數日與武舉者論邊事。及與射於郊。亦平平耳。而翁禮貌之如此。趙大洲云。翁老善用人。凡此類也。

一暇聞玄山云。鮑兩廣善任人。開誠相與。凡有事委付二司。即云此事專托公矣。勉之第竭心盡力。勿患乎有二三之見。肘叓之弊也。一時授任者皆得自效。惜在廣不久云。

一召募之法。王陽明在贛州設格。以強盜殺人爲上。盜竊次之。屠酤賭（此自賈輔致三科募士之法也）博爲下。分三等厚薄廩之。教武藝而勤試之。三月後。

又爲之品第優劣而進退之故兵精而事舉瑕閱之父師如此云岳武穆召募有善走者以日走三百里爲上二百里次之不及者不入格有善負者以三百斤爲上二百斤次之不及者不入格有善挽弓者以十五力爲上十二力者次之不及者不入格大畧如此瑕不能識其詳要之武穆之法所謂貴精不貴多者故能以八百破十萬蓋所聚皆豪駿也麾下親軍誠不可少此等輩哉

一盤庚王者也遷都之時進士大夫於廷下及國之耆老皆與而詔利害其休戚

一體如此。古之道也。後世有官守者。自視太尊。視民太卑。鄉士夫且隔絕之。惟與吏胥共事。百姓則魚肉之耳。無怪乎事之不立也。王陽明在吉安。聞宸濠之變。起兵討逆。與知府等職領衆趨南昌。留佐貳守城恐不足以一衆志也。迺敦請在城鄉宦老成者數輩入府衙居住。有事會議施行。此安衆之雄略。哲人之遠謀也。

陽明先生本集中載此篇

甘肅士夫家居有行誼者若干人。富豪可以糾率鄉里者若干人。無事時皆空物色而潛識之。或文以鄉射之禮請相見而振翼之。一旦有急。皆獲其

用者也。一西戎與北狄。風土稍異。西方耕獵並作。部落土著。非若北之逐水草而專畜牧也。今北虜西侵。諸部震懾。所謂胡越同舟。正吾可以有爲之秋。誠能隨方處便。恤患救災。予之以恩。結之以信。則內外同心。華夷僇力。保安之道也。因以其暇。修保伍稼穡之功。使流離復業。游蕩歸農。又久安之道也。貧可使富。弱可使强。此充國所以制先零之敝而振金城之旅也。豈今人不古若哉。患實心實力有未加焉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吳培昌坦公

吳祖錫佩遠 參閱

崔勉齋集

書 崔與瑕

上代巡陳肯田 廣州事宜

二十年來、東南多故、當宁反席、元老運籌、羣力畢宣、衆策備舉、太平指日可待、誠無俟於不在位者、爲之

杞憂，但集思廣益，在上者每開其誠，則陳善納忠，在下者宜申其悃，蓋愚讀商書而知古昔先王之盡人也，一舉大事，自公卿以至士庶耆考，咸造于庭，各話其意，夫是以上下之情通，而舉無失誼，先王所以功被世遠，而德洽民深者，用此道也，詩不云乎，采葑采葑，無以下體，又云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愚誠不敢以哲謀自處，乃不敢不以菲葑不遺者，望當世君子，陳其疎謬，以資採擇

一元戎統衆十萬，未有不斬殺而能整旅者，書曰威克厥愛允濟，予則孥僇汝此三

代軍政也、徐達北征、胡德濟總偏師、師失利、達械德濟送京師、仍斬副將以下數十人、時德濟爵侯伯矣。副將以下、皆指揮千戶等官也。械繫侯伯、斬僇高官、威令如霆、其何敵不赴、今之總兵參將、權輕而威褻、號令不明、紀律不肅、進無尺寸之功、退無鈇鉞之加、巨寇潛遊、乃獵民斷首以報級、上下相循、姑息從事、恐不知其可也　一嘉靖九年、廣州許折桂作亂、巡按劾失事官員、以海道兵巡爲首、拏解京師、當是之時、猶有振飭之風焉、今地方盜賊之事。民壯弓兵之

額軍職管哨之權。無一不攬于兵巡之手。任可謂專責可謂重。謀猷可以展。膂力可以宣。乃寇盜日滋。民生日瘁。事勢日急。綱紀日隳。流賊所至。合村剿絕若罔聞知。至失事大不得已。則以巡捕及指揮等官委罪塞責。習弊苟安。一至於此。豈非任世道者之憂哉廣東雖稱多盜難治。然盜之初。必起於細微。及其千百為羣。雖嘯聚山海。必有顧妻子。歸鄉落之時。治之於其初起之微。及其歸鄉之時。則一二里甲力耳。二十年來。里甲解賊。鮮有不取後禍。傾家隕命者。上之

人無以用其明斷故也。倘得如王葉谷淦宣香案于堂。凡盜賊竊發。責在里甲。里甲解賊到官。焚香當天（凡獲此賊當門殺之以警小民一日）處死總甲捉賊。亦召里排焚香當天僉結衆稱曰賊即時處死。良民知獲賊無濱死之虞乃奮勇力奸民知作賊無可生之路乃格非心不然。搶掠財物。姦淫妓奸。民固有捨死爲之者況稍有生路。又何憚乎

一盜賊嘯聚江海。責在海道兵巡若兵巡號令明。賞罰信。上選兵練。無有濫食。則豈有數千民壯。不能勝百十寇竊者。古云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倘兵

廵兵壯有一日之工食即效一日之勤勞江頭海面時時廵緝禽蒐草薙不盡不止賊知官兵勢張不敢大聚必散匿小港必潛歸鄉族則又一二里甲力耳昔順德方尹只用一羅總甲領衆不過三百人二月之內一境帖然豈非明效故曰不爲也非不能也一語云嶺南多毒而嶺南即有解毒之方塞北多寒而塞北即有禦寒之具欲弭本處盜賊只在本處用人如求近日可將三五百人者總甲中多有良材在識拔任用何如耳今兵廵海道曷嘗一日不任用總

甲其所任用者奔走承順則有餘口舌便利則有餘機械變詐則有餘耳目盜賊則有餘求其分財均予士信見敵勇不妄獵平民者則未多見此等良材非可以奴隸視叱召至也當禮以下之信以結之千金付之使自募爪牙庶幾感激知遇委身效力不然有掉臂江湖之畔耳

一近世府縣正官無盜賊失事之責所以闒闟多警番衙兩縣固難言矣如外縣乃百里專城之寄威可得俾惠可得加里甲可得而役糧餉可得而措乃境有盜賊若罔聞知以為上之人（責盜賊于部縣乃消弭之良策）

不以是責我上之人亦曰此非簿書者可辦皆計之失者也王陽明提督南贑時平日選士臨時出師必以守令爲將領此事大有深意今縱不責以領兵當鋒之任至如境有竊發次宜俾兵巡得叅究該縣掌印官員然平時不信任之臨事乃叅究之是又所謂顛倒今兵巡皆自用總甲自募民壯民壯赴縣領工食時或瞋目與縣官相向每縣編民壯數百名守城池者乃不上十數名又安能責縣官以地方盜賊之事也　一别府錢糧完否不可知若廣州府所屬錢

糧則多易徵收今軍需所在告急或者必委咎府縣府縣或者必委咎里甲此見其病而未察其脉也凡催徵錢糧縣官稍加嚴切無不完者何則錢糧在上者必富家子弟惜皮膚而畏笞責稍嚴則納矣錢糧在下者必細戶每歲常先期納與里長矣凡錢糧拖欠必糧科吏書受財沉寢之弊水夫軍餉拖欠必兵房吏書受財沉寢之弊吏書通同里催或經收人役比徵之時以多作少以未完作已完或侵匿官銀數多將一二細戶告追影延歲月縣官早起夜睡爲之

查比不過為開騙局為今之計莫若查各縣欠糧多者徑提吏書枷號比追則法行矣都司該科出放軍糧弊亦淵深堂官不敢查問放糧冊與軍伍冊多不相蒙云

上吳自湖翁大司馬　軍需

伏自元老勦平倭寇時曾得一瞻風度其時每欲有所陳說而侍側高論領畧神謀或稍測至其邊岸則又皆元老已施行而有成效者是以括囊至今然竊念元老夙興夜寐遠慮深思以勤我子民乃錢糧靡

措恊濟無繇上未全奉存留之　命而下終不可欠者大軍之需斯誠不可不早為之所是用忘陋布悉併近稿一帙上塵清覽　一請開龍門鐵冶之利古者富國强兵之術以鹽鐵為首務兩廣鐵貨所都七省需焉每歲浙直湖湘客人腰纏過梅嶺者數十萬皆置鐵貨而北近年惠潮鐵麾告開龍門鐵山迄未准行客商艱于得鐵多懷空銀回家竊以為當此大窘之時宜多方招商起冶凡有鐵山場聽令煎鑄上裨軍餉下業貧民一施行間實陰錫貧民十萬工作

之給也戎以爲窟治所起聚集奸人爲他時地方禍此橫議也天下鐵山何限若皆慮患封錮民間當無鐵以爲釜錡備御得其道以大商領衆因其便宜申其約束繕其營壘設其堡伍官府結之以恩寬之以利予之以法定之以和山寇出沒約令自守財賄自捄黨與得敵者與軍官同陞保衆者與文職同錄商人因利獲福有效力爭先者是不但無禍且種谿尚無窮之祉也今告者發掘展轉留難遠人沮喪深爲可惜古稱郡縣以益敵藉寇兵而齎糧得毋類是

一請開各處銀鑛之利聞昔之大商知盈縮之計者每擇出產銅鐵金銀之山以居卒收百萬之貲未聞執紀綱之柄總百粤之財攬山川寳藏之都而束手嘆窘乏者也銀鑛出廣東西甚多近年厲私開之禁犯者罪至死亦以盜賊所趨爲地方害故也今禁之數年而盜賊彌熾豈鑛之爲祟竊以爲宜弛此禁凡有鑛所在聽民納餉開煎以裨國課或擇利大而害博者就撥軍馬一枝駐劄其地揀清廉才幹軍文職官統之官自開煎倘得足給工費亦養此一枝無糧

軍卒況或有羨餘以充別餉哉。昔　朝廷責雲南取鑛銀、都堂下各府、各府少得利、獨龐知府親身監煎、數月得銀五六萬兩、此一明徵也、傳稱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所謂財者豈專在田畝間、虞書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府者財貨所都。土穀其一耳

一請收省城稅榷之利、書稱底慎財賦、言慎擇掌財之官、劉晏以淮鹽足國用、所委任皆文士、有風裁廉幹者。得底慎之緒餘、乃收效若是。今省城魚鹽竹木牲酒、凡百瑣碎之物、經稅課者。皆司之以雜流出身

之輩。甲汚苟賤之官。而又把握於積年巡捕之徒。實十抽一。使民脂民膏。多入蛇鼠之窠。深爲可惜。乞委科甲勤廉官員專管痛査。決有裨補

一請慎抽分官員以清宿蔽。梧州木植。南雄椒木。各處盤鹽皮張等廠。皆貨賄之所聚。軍需之所出。不可不愼揀其人昔年多容幹濟差管。近日頗加選委。庶幾得人。然利之所在。其弊淵深。廠中經紀人役。皆積年奸猾老於其局之徒。雖勤廉精悍官長。未易馭也。昔房玄齡爲（唐時宰相）（參領度支以關計所在宰相亦不得不知也）相度支員缺未得其人乃自領之此事眞可深念竊

以為前項捐分職事。非甲科强明者莫可委。非掌印正官莫可委。不肯躬親細事者莫可委也。　一請行無力徒工之贖犯罪問徒。審無力者押發擺站。詞其罪大於不應。是以苦之。如此乃押發到驛。專為官吏開一騙局。無銀拜見者。百般欺凌。骨立鬼形而未已。有銀拜見者。一味容縱。月供歲獻以為常。無益官工。有資吏弊。莫此為甚。查得近行有准折徒工之例。審果無力倍折。夫不應之贖。民易完輸。官增經費。每驛徒犯多者四五十名。闔省何啻數千。折贖似不少也。

或者嫌此例弛法長奸是以廢格不行然與其賣法作奸於彼孰若姑弛於此之爲得也右瑕所陳數事鄙末不足觀聽且或多係見行望恕其煩瀆幸甚瑕昔承乏慈谿通縣糧三萬七千餘石轉而供軍者三萬石其餘百司俸給學校餼廩京師額解不過七千餘石此乃天下通例瑕嘆曰國之養兵可謂厚矣而又力役之征有巡司弓兵數百名歲以二千兩中葉加民壯之征歲以三千兩民之脊髓盡矣乃無事坐食百姓之膏脂有事坐視百姓之塗炭究其所以豈

非紀綱不立。信義不孚。上下苟安姑息從事之致耶。曾具申浙直軍門論列一二。譚二華公見之。以爲頗切時務。昨上青田翁罪言。稍及此意。未竟心悰。今幸覩明臺振敕紀綱。秉崇信義。文武職役。遵承約束之不暇。老姦巨猾。强梁不可使者。奉令戰慴無措。斯誠制勝之本源。定治之樞紐。倘及此遠邇畏威之時。委托文武兼資大將。將各處衛所軍士。加意簡稽。清其抓籍。核其冒濫。汰其老弱。足其衣糧。較其軍職。教技藝以精練之。多調遣以勤勞之。令赴敵以操習之。援

其鷙烈以獎率之。一歲之間。鈍可使利。弱可使強耳。天下豈有有能之將。而領不能治無能之兵哉。巡海二道民壯。各巡司弓兵。尤當選練。毋令市井官門游惰包占食民。近日威令所孚。海防嚴整。鄉落稍寧然未是十分太平。望更加意焉。此三軍者可使。則兵食皆在其中矣

上惺菴龐都堂　提督鹽屯

竊謂當宁之待老翁。可謂不愛官爵。不惜事權者矣夫付之以莫大之權者。將期之以莫大之效。委之以

莫大之事者將望之以莫大之功予之以莫大之爵者、將遺之以莫大之艱界之以莫大之官者、將罔之以莫大之報、此瑕前所謂海宇仰經畫之成 廟社委治安之寄者也、然其間法無畫一、事無專成、使人有難措手者、倘 朝廷以惟一惟成爲主、半歲後、俟我翁詢訪已週、機宜已悉、紀綱已布、施設已閑、應天

太大老爺則唐劉士安之任也

共言

巡撫有缺、即以兼之、併總理糧儲、又一半歲、鳳陽巡撫有缺、即以兼之、併總督糧運、凡地方小大之官、俾得自保留、自薦劾、同心僇力、歸於久任、如此、則在上

非九牧之羊，在下無駟班之馬，一鞭策正對勘，惟翁所驅何適而不可，然此自當宁授任者言也，然以愚計之，大臣之事，與小臣殊，而控馭廣遠，與獨制一隅者異，以擇所最急者起事，以舉所最切者程功，以推誠爲良，以去讒爲大，以知人爲務，以進賢爲先，誠令得忠實剛直有猷有爲者十數輩，布列守令，與我同心以憂國家，何事而不濟，所謂最急最切者，愚以爲今當訪邊方地廣民稀之郡，可以興利者，特保一人（罷都御史以攝法兼九邊屯田當時以責寄太重言官論）往知其府事，特保數人知其縣事，專以治農搜粟爲

功罷去焉家宰亦以是責其任益當受其任之過專不

功最或六年或九年必要大成務令上下事使之間亦受其權之未至也毋得苟且以塞責其起手之初不可惜費必預借支鹽銀餉邉者一二十萬兩與爲工本限二年後以粟償銀每粟一石准銀五錢是借銀者無大費而借銀以與農者有大利也何者每耕田百畝工人牛具種粟計費銀二十兩歲所收入可得一倍以其半抵還借出之數餘留作下年工本三五年後寬其征入定其賦額畫其閭里正其疆界修其溝瀆課其桑棗聯其保伍教其射藝導其擊刺俾之自保室家自睦隣

里自守本業自捍寇盜官府又爲之衛以兵率守以
整臺連以鄉堡固以城塹官民一心兵農協力平居
可以給俯仰有事可以犯患難長治久安之圖也倘
以爲務廣難周且用銀二萬兩擇便宜地先開千頃
以漸試之亦其可也禹之興也盡溝洫之力周之興
也知小民之依三代盛王咸遵斯軌我　太祖高皇
帝初定江南限于人多地少甫得淮之南北即惓惓
分撥細民往濠梁廬州等處種田蕩平中原屢下嚴
令令山東河南北平每户一年栽桑棗二百株次年

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又令鑄農器。分給北土被兵之民。仁政如此。三代之遺也。二百年來。生長稠聚。今腹裏之地。不耕者鮮。其有荒棄逃亡者。徭役貪暴爲之毆耳。邊方郡縣。則多困於夷虜入搶。是以百年丘墟。千里蓁莽。有志之士。每扼腕焉　國家供養邊兵。歲費以數百萬。而每有寇入。輒莫能禦。大抵以數百萬民膏民血。吮噬於積偷苟竊之渠奸。詰之則曰銀無濟事。兵無宿飽。此其爲可歎之方。是以勤當宁之慮。而重我台慈之寄也。先君文敏公曾關之太宰周用

云山東北直等處得民有司興地利。一年創始。三年見效。十年大成。又聞之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千里。得人力開墾。三邊兵食。不勞而足。先君以此二人言上之。先帝且曰。聖王裁成天地。左右斯民之實功也。夏后周王之實効也。近日洪翁巡撫山東。專責有司勸課農桑。下行屬邑。上形奏章。申勑再三。幾有成績。斯亦其一明驗也。雖然此兵食之大端。邊境之一事。然亦老生之常談。經邦之末議也。朱文公云。其事不在邊鄙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

苟紀綱不立。誠心不開，公道不布，是非不白。毀譽不眞，智者謀，愚者潰其成。忠者奮。奸者曳其尾。雖使充國之在金城，諸葛之在渭涘，而百十龔黃卓魯，以爲之趨走後先，無益于事。蓋愚讀書，至夫子言去食去兵，無信不立，未嘗不三嘆也。從古及今，豈有無兵無食無人才之世，惟其信義不彰，如前之云，是以不得而爲之用。故曰以推誠爲良，以去讒爲大，以知人爲務，以進賢爲先也

寄譚二華都堂

近日邉報孔棘知我翁勞神不敢間言瑣瀆且兵難遥度充國之說也我翁夙夜戰兢焦思以圖之尚不容易乃後進喋喋然逞其未試之語豈非畫餅雖然狂夫之言聖人猶擇集思廣益我翁所素畜積也謹以謬說就正聞虜欲分數道大舉入犯而台丈分兵以守此無所不備無所不寡是爲彼强我弱又聞凡世廟來排邉之法邉臣不得已避罪之計實不足以拒敵也一處有急則各處不分信地俱赴應援夫七百里連營古謂不可待敵況二千里而遠是爲彼逸我勞斯二者賊所長而我所短善用兵者避其所短就其所

長爲今之計。不知致人之術可行否。倘得先致一處併吾力以剿之。一處挫銳。則三處瓦解。所謂攻瑕則堅者瑕。誠伺各虜未齊。乘其遠到方倦。先刼其營。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兵法大澗深谷。翳林茂木。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後有山。騎之艱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寡可擊衆。騎之沒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騎之死地也。善用兵者避之。冐薊山河寸金。天設之險。胡虜不知兵。但恃衆耳。冐犯其所大忌。不知於各處狹邪委曲之處。利於步而不利於騎

者可預設之奇否樹木叢雜山澗阻深此火攻之利不知可預爲之所否中間騎得成列之路大約有幾此當擇其隘處爲車營車陣以待之既設車營車陣則是正正堂堂與之迎敵恐我設於此賊趨於彼鳥飛豕突倏忽百里是我終有不備之處非所以制萬全之勝也或於大路虜所必經緊要者多開陷馬坑以俟之覆之以艸伏兵其傍胡馬到以弱卒誘陷之萬炮齊發亦其一端大抵貴多方以誤之或擇大郡落數十處賊所垂涎者伏兵其中誘至覆之又其可

也車可制騎炮可制箭此固我之長技然車與騎皆利平原倘擇平原以用車偃旗息鼓誘其入殲之又其可也彼衆我寡俟彼十圍五攻之利亦未爲得恐以爲雖車亦當擇險阻胡馬難騁之地以禦之或山溪或鄉落或堤渠錯雜乃保無虞夫兵事至危深而沉之者機也廣而集之者謀也斷以必行者勇也乘利而動毋後時者决也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者明也讀翁奏疏知忠肝烈膽與戚總兵俱有决戰之意將士用命而人心奮或者狂言可採是以貢其淺陋終